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康有爲與戊戌變法

康家同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康同家編著

原君為與成成
變法

恭公在丈大人惠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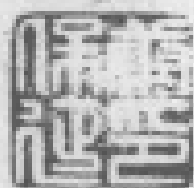
康有為先生遺像



康

晚

保廷



敬呈

丁未
初秋

錢序

梁啓超謂「……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講學於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制得失。其經則綜糅漢宋今文，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應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曠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此梁氏言南海學術思想之淵源與創見也。質言之：南海學宗今文公羊，明春秋改制三世之義。

甲午以前，南海著新學偽經考及孔子改制考二書。世之論康氏者毀譽參半。譽之者謂「其言有倫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義，次排荀學以追孔子之微言」。又謂「其深得孔子改制之精義」（梁啓超語）詆之者謂「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竊恐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觀矣」。又謂「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狄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與之俱改乎」（朱一新語）凡此云云，不失爲平心靜氣之探討與批評。至於翁同龢與葉德輝則攻之至烈。翁之日記謂：「甲午五月初二日，看長素新學偽經考，以劉歆古文，

無一不僞，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爲所惑云云，眞說經家一野狐禪也，爲驚詫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爲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曰：「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見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翁一則謂康爲「說經家一野狐禪」再則謂「此人居心叵測」，其憎惡之情，溢於言表。葉德輝與石碎六書謂：「今之公羊學，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又與黃劉兩生書謂：「康有爲……其統則孔，其心則夷」。由此可見衛道者之深惡痛絕，然南海之學術至今猶爲人所稱道也。

二、

南海目擊時艱，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奮不顧失，七次上書，力言變法，而以戊戌維新運動爲尤著。梁啓超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政績，尙不能及其一二」（梁氏戊戌變政新詔書恭跋）此梁氏過甚之詞也。平心論之：此等詔書不過推行新政之初步，究與新政有甚大距離，似不得逕稱爲新政；詔書自詔書，更無所謂政績。南海之弟有溥與友人書謂「伯兄（有爲）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力勸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惟南海始終主張速變全變，以爲「守舊不可，必當速變，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康氏上皇帝書）。於是一時政令太驟，維新不足百日，卒至失敗！

戊戌維新雖不幸夭折，其於國內思想界之影響至深且鉅，論者謂為中國革命之先驅，殆非過譽。「六君子」之慷慨成仁，尤足警頑立懦！

三、

康同家先生，與南海同邑同宗。教課之暇，深思好學。著康有為與戊戌變法一書，敘述南海之學養與變法之始末。余喜其用力之勤，故樂而為之序。

己亥初夏錢清廉於香江書樓。

伍序

自孔子沒而微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秦漢以後，二千年來，君主之勢日尊，國爲公有之義漸失，政治遂變成君子之附屬物，離國家人民遠矣。急激者習聞西方革命之說，忽畧了宗邦之國勢民情，羨慕美法，鄙棄英日。而不知當人性文化衰落之後，自由學說，販自西方，欲以運用共和，殆如朽索之馭六馬。吾人每讀中國近代史，苟能息心靜氣，平其愛憎恩怨之感情，求出史家之公論，則戊戌維新之價值，必愈久而愈增加。戊戌維新領袖康南海先生深通孔子改制之義，春秋三世禮運大同之旨，知變法不可以躐等也，知時代進化當根據其傳統文化歷史也，知人權之展拓，必有人性文化運用之，方可以雄於大地也。故欲平等種族之見。合君民之治，爲中國創一新局，明知頑固舊黨之阻撓，不容易成功也，以至誠出之，無所畏懼，此乃學術發出之政治精神，常人不容易了解也。歲月推遷，今距戊戌維新，已六十周年，痛國運之衰頹，哀人才之零落，撫今追昔，感慨萬分。假令戊戌維新成功，六十年來之中國，早已震驚世界。往事已矣，今亦不必作此自我陶醉之夢。然戊戌精神猶在，中國苟未至於淪亡，終有復興之一日，則戊戌精神猶可取法。康子同家近寫「康有爲與戊戌變法」一書，蒐羅掌故，發揚先德，探討政治之原，闡明學術之要，紀載翔實，非阿所好，蓋信史也。書成，將付剞劂，問序於予，予念今年戊戌二月，爲南海先生百年生朝紀念，四月爲戊戌維新六十週年紀念，此關係中國興亡之大事，不可無文以記述之也。去年冬日，已發念動筆，因人事匆匆，寫未及半，今

年正月，抱病，中輟，延擱至今。不意同家先我爲之，撫卷慚愧，爰爲之序，以誌吾過，俟精神稍健，續完成之，息壤在彼矣。戊戌秋日，伍憲子序。

廬序

光緒戊戌，百日維新，雖如石火電光，旋起旋滅，然其於清室之興亡，中國之盛衰，與夫其後之種種演變，關係實爲至巨。康先生主張君主立憲，不欲高談民治，致失春秋漸進之義。蓋進化自高程序，拾級而升，可以登峰造極。若欲一蹶而就，則未有不顛仆而粉身碎骨者。自戊戌政變以後，演變至於今日，迷途愈遠，岐之又岐。雖欲求前日之康莊，而荆棘叢生，恐無復識途之老馬矣。湘父自光緒甲午，乙未遊於萬木草堂，同門多關心國事，各抒政見。而余則性近教育，日與陳子褒講求蒙學，嘗撰孺孺韻語，實儻儻小言。乃先生見而嘉之，更爲發凡起例，令編蒙學諸歌訣，余既愧未能完成，有辜師訓。且數十年來求我竟蒙，未嘗參加政治，於國計民生，深慙無所補益也。前年讀南洋商報，見王仲厚先生所著戊戌政變之內幕一文，痛牝鷄之司晨，恨權奸之誤國，不勝感喟！今歲戊戌，爲康先生降生一百年，又爲戊戌維新一周甲。康君同家，乃有「康有爲與戊戌變法」一書之作，原原本本，彈見洽聞。其發揚先德，陳古刺今，意義殊爲重大。而篇中要人，如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多爲當年草堂益友。據懷舊之蓄念，感不絕於予心矣。夫亂極思治，人有同情。今雖滄海桑田，依稀往事。而撫今追昔，應不少系念康梁者。後有南董，欲求信史之資料，則是篇當有莫大之價值也夫。

戊戌重九廬湘父序於香港孔教學院時年九十一。

陳序

昔宋神宗趙頊，勵精圖治，於熙寧二年（一〇六九），擢用王安石爲相，開始變法，以富國強兵爲目標，而謀改革政治，興農出、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異常美備，確足以起衰救弊。神宗乾綱獨斷，雖物議騰沸，僮人反對，而神宗盡斥退名臣，依然任用安石，澈底推行新法。安石有抱負，有魄力，得君之專，執政之久，（神宗熙寧二年二月，安石入相，七年四月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位。）時人莫及，新法理應成功，宋朝當致富強。然而新法竟失敗，招致民怨，並引起黨爭，國勢越法不振，推其原因：（一）保守派不滿意新政，不與安石合作，且加阻撓，安石亦剛愎自用，遂引用新進人員相助，而小人董貫、呂惠卿之流，遂得夤緣而入，結果，善政反成病民之政。（二）新法推行，無全盤計劃，輕重緩急，未會顧及；且全面推行，未能因地制宜，此其失策之處。（三）安石推行新法，以生財爲理財方法，違背儒家減少消費之傳統主張，因此惹起保守黨之強烈反對，終於引起黨爭，安石遂不得不告引退。

清德宗（載滯），年青有作爲，銳意變法，讀康有爲先生著作波蘭亡國記、突厥亡國記等書，涕泗橫流，復從大學士翁同龢，謁學張百熙，學士徐致靖疏荐。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特旨召見，有爲慷慨陳詞，語多中肯，德宗大爲感動，委任有爲任總理衙門章京，（司理洋務外交等事之機關），統籌全局，擢用其弟子梁啓超賞六品銜，籌劃新政，譚嗣同等爲軍機章京，命參預新政，傾下

新政詔書，其主要有四：（一）政治方面：裁汰內外冗官，變更兵制，練新軍，開言路，行保甲，編預決算以資統計，舉行經濟特科。（二）教育方面：廢八股，改試策論，興辦學校。（三）實業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及鑛務局，實行專利制，開辦銀行，設立商會。（四）交通方面：開辦粵、杭、滬、寧各鐵路。可惜當時諸頑固大臣，皆表不滿，新舊兩派，勢成水火，新派奉德宗，舊派奉慈禧太后。德宗雖得執政，而實權仍操諸慈禧手中，故新派勢力甚弱，舊派初無法阻撓新政。繼則德宗廢立，德宗見勢危，召見楊銳，賜以密詔，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及康有為等，設法相救，一方面環顧諸臣，悉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譜中外大勢，贊成變法，乃召入京，擢為侍郎，專事練兵，使之率直隸總督榮祿兵權。世凱回津，竟告知榮祿，榮祿入京告變，慈禧大怒，立即下詔，稱德宗病重，復垂簾聽政，囚德宗於南海之瀛臺，捕殺新黨楊深秀、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楊銳、林旭。時人稱為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幸於事變前，得德宗密詔，先期出京，克免於難。康由英艦護送出險，梁由日人護送至橫濱。因維新得罪者，尚有張百熙、張元濟、徐仁鏞、徐仁鏡等多人，俱被降革或請戍。慈禧下令停止一切新政，維新運動為時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此次事變，稱戊戌政變。

而變法失敗之原因：（一）慈禧兩次垂簾聽政，歷時二十餘年，親信羽翼，遍佈要津，而諸王公大臣，皆頑固守舊，昧於世界大勢，對新政毫無瞭解，而彼等又握實權，新黨不能與之對抗，不敢伺待。（二）德宗受制於慈禧，無實權，無羽翼，空有變法之抱負，而康有為等專靠德宗為變法之總發動，未免過於樂觀。（三）康有為祇一工部主事，無權無位，倡導新政，成爲紙上空談，無從推行。（四）政令頒行，多而且驟，無全盤循序推行之計劃，蓋亦因時制宜於無辦法中強而行之耳。

至戊戌政變之影響：（一）戊戌政變後，康梁逃亡海外，受外人政治保護，慈禧廢立德宗之謀，又遭外人干涉反對，遂痛恨外人，而有用義和團排外之舉，釀成八國聯軍入京之大禍。（二）政變後，康、梁在海外組織保皇黨，倡君主立憲之說，而人民因此次新政變失敗，知非推翻清室，不足以救亡，故孫中山先生之革命，遂因之而得深入人心。康、梁在外，譯書、辦報、雜誌等，鼓吹民權自由思想，大開民主風氣，因國人在海外者亦多，新思想傳播，助成辛亥革命之發展。

顧我國史上宋清兩朝之變法，均未能成功，而蕭條異代，各有其因，王安石得神宗前後任用為相七年，得君之專，亘古未有，而其失敗，則在於剛愎不遜，執周禮以誤蒼生，背儒家省刑罰薄稅歛之旨。而當時名臣如司馬光、程顥、蘇軾等不肯與其合作，故其失敗，當在意中。而康有為得君之專，雖與安石相同，可惜德宗雖有其位，而不握其權，故百日維新，曇花一現，為時甚蹙，加以慈禧太后，牝雞司晨，為家之索，舊黨諸頑固大臣，昧於世界大勢，偏於太后權威，全驅保祿，而不敢相助，變使康有為與梁啟超等為變法之犧牲品，觀康氏逃亡舟中之詩：「忽瀛龍釐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可以想見當時情勢之險惡。至其推崇孔子而欲國人信奉，以孔教復興為第一義，其發明孔子之道，謂非保守，非獨善，非國別，非異制，非巷儒，非愛身之六義，至為明顯。排斥宋學，排斥劉歆之學，排斥荀卿之學，其所著新學偽經考，對當時政治與學術思想，影響甚大。又根據禮運大同之旨，提倡孔子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於大同之說。又著大同書，分為十部，為最新理想自由國家之主臬。更著成諸天講二卷，對近人發明太空運動，放射月球火箭壯舉，康氏早注意及之。而其學養之著作關於經部十六

種，史部六十六種，子部二十八種，集部二十種，編輯九種，都爲一百一十九種，其尊孔子學說而加闡明近代日本之維新，法國之革命，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種種革新制度，均湊合民權政治之權模，與王安石之變法，不可同年而語，謂其爲此六十年間中國政治家革新之先導，其誰曰不宜乎。

康同家君，乃康有爲先生之猶子，近著有「康有爲與戊戌變法」一書，內分六章：（一）緒言，（二）康有爲先生之家世及其學養，（三）戊戌變法之時代環境，（四）公車上書之過程，（五）百日變法概要，（六）變法失敗與其影響。著述簡賅，釐然可考，洵爲信史，可備國史之採錄，使世人讀康先生之書而知其人，亟欲於今年歲次戊戌，付諸梨棗，公之於世，以證驗此六十年中我國政治變遷之借鏡，意至善也。宋歐陽修爲其皇考崇公卜吉於禰岡之六十年而作阡表，以顯揚父德，今康同家君於戊戌變法至今六十年而作是書，以表彰其伯父在晚清時代對於政治圖強之宏願與學術思想之領導，可謂後先輝映；昔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若康同家君此作，豈徒述家風與陳世德而已哉！抑家伯陳榮發公（子褒）於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于鄉，中式第五名五經魁，康有爲先生中式第六名，有同年之誼，而子褒大伯父後拜康先生爲師。而崇興又得與康同家君同學，又在香港培英中學同勞課士多年，昕夕良晤，切磋廣益，故不辭齷齪，欣然爲其序之如此。

公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戊戌十一月初一日。新會陳崇興桐音甫序於香港半山樓。

自序

近百年來，遠東發生兩大事件，一爲戊戌變法，一爲明治維新。然日本自維新後，竟能雄視遠東，坐享七十餘年之繁榮，若非美國投擲原子彈，則恐日本至今仍不失爲世界第一等強國。但反觀我國，戊戌變法維新，不過百日，功敗垂成，自是而後，國事日非，貧弱日甚，始則釀成庚子之變亂，終則促成辛亥之反正。辛亥迄今，又將五十年，於斯期間，擾攘板蕩，憂患迭乘，鮮有三年以上之全面和平局面，因此若干年來不少開明之士，認爲戊戌變法若能成功，說不定中國之處境，無復今日之窘困。

然歷史巨輪不斷前進，世界偉人亦隨歷史變動而不斷新陳代謝，昔日之偉人不一定是今日之偉人，不過亦有昔日之偉人，今日更成爲世界人類崇拜之對象，殆視彼之認識與行爲以爲斷，倘彼能認識歷史進化原則，追隨歷史巨輪之進展而進展，彼之偉人地位將永不動搖，且將隨歷史之進展而更發揚光大，是則其人雖死，而精神長存，其英名亦將永垂不朽。

惟偉人之由致匪易，非徒有卓越之見識，深邃之學問，超特之思想，不斷之奮鬥精神，更須有健全人格之修養。蓋偉人之所以成爲偉人，非生而爲偉人也，實繇平凡之工作中一點一滴累積而成。不有平凡，焉能顯出偉大，故偉大乃平凡不斷之積累耳。

南海康有爲先生乃戊戌維新運動之領袖，爲當時政治革新之首腦，而另開歷史維新一頁之偉人。

蓋戊戌維新變法運動，爲吾國近代革命之一里程碑。而先生又爲近代中國向西方世界尋求真理，以謀維新中國之先進者，吾人從歷史、社會、政治、以至哲學各方面，均能發現其理想暨觀點。且先生愛國主義思想，曾喚起國人醒覺作用，受到不少人之贊同與擁護，真不愧爲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傑出之思想家、政治家也。昔梁啟超爲先生作傳曰：「有先時之人物，有應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然應時而生者，則其成就大，而其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揚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尋，舉國欲殺，千夫唾罵，是亦豪傑有幸有不幸也。若吾師者，其爲中國先時人物乎？」比之盧梭吉田，容有過譽，若論中國近代史，則先生爲維新第一人必無疑也。故編者編撰是書，蒐集與先生同時人物報導之事實，暨一部現代人士之品評，冀或有助讀者研究先生之爲人，暨戊戌變法時之內幕，以及數十年來先生在政治史上所佔之地位與影響，洎乎對吾人生活時代之關係。

惟是關於戊戌資料，日見散佚不全，市上坊本，且多背離事實，以訛傳訛，殊不可據，因而自定下列三原則以爲選擇之準的。（一）凡能有助瞭解康先生人格個性之文字。（二）凡能代表其事業轉變之文字。（三）凡足以指示其歷史地位之文字。編者又深覺自我敘述之可貴，在可能範圍內，所選文字多根據先生之奏稿、演詞、言談與著作；其他對先生人格個性事業有見解之文章口述，或與戊戌運動有關事實而詳明無誤者，亦均採用，散見于各章。

尙有一聲明者，蓋本書所述，僅限於康先生與戊戌變法之一階段，若要詳細闡明先生爲如何一個

人，實非易事。蓋彼既非一普通平凡之人，復生於一個極不平凡之時代，彼之爲人處事以及對歷史之影響，各人見解隨時代觀點之不同，可能或有差異，觀感不同，自易引起爭論，所以對康先生之評價，仍在繼續不斷研求中。

不才如余，末學瀕陋，徒以對先生言行，見聞較切，雖以戊戌維新之舉，僅歷時百日，旋即失敗，然而對清室之存亡，中國之盛衰，究有莫大價值，固未可以其有如曇花一現，認爲無足輕重，蓋鑑往可以知來，縱屬明日黃花，亦當有其價值，茲值先生誕生百歲，逝世卅年，暨戊戌變法六十周年之辰，尤宜及時追述事蹟，考證史實，保存文獻，期爲信史。爰將閱讀所得，接聞所知，編撰是書，以資紀念前誥，策勵後者云爾！然掛一漏萬，舛誤批謬，在所難免，伏祈大雅君子，賜予匡正，不勝幸甚。

是書編撰，深得陳菊坡先生之鼓勵，麥健增、崔光表兩先生之校訂，更蒙錢清廉、伍憲子、盧湘父、陳崇興四先生爲之作序，錢穆先生爲題封面，使本書得以有成，編者謹以至誠，表示衷心之謝忱。此外，本書之出版，得李劍鋒先生諸子協助，亦一併在此致謝。己亥伏日康同家識。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

目錄

頁數

錢序	一
伍序	四
盧序	六
陳序	七
自序	一一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康有為先生家世及其學養	一五
第三章 戊戌變法之時代環境	三七
第四章 公車上書過程	四一
第五章 百日變法概要	四七
第六章 變法失敗與其影響	九五
附參考資料	一二七
附康南海先生謝恩摺	一三三
附康南海先生所撰康氏家廟碑	一三六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

第一章 緒言

清末光緒戊戌，國人以同治中興無效，而同光時務改革又無功，加以執政昏庸，苟安保守，政治頹靡，官吏貪污之風尤熾。在國際資本主義領土擴張，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經濟掠奪之形勢下，中國國勢，由于久患貧弱，顯已衰頹，且以敗象亡徵，予人共見。爾時中國正為列強侵畧之共同對象。有識之士，均知救亡，已為當務之急。然而救亡大計，則衆論紛紜，莫衷一是。康有為先生乃以一無權無勇無職業之學者，為適應世界潮流，導正本國動向，乃倡為變法運動，期以革新圖存，遂致富強康樂。

康先生主張之變法也，乃兼有政治方面及社會方面革命與維新兩項性質之一種國家復興與民族覺醒運動，其規模之恢弘，影響之深遠，實為我國近代文化上一種重大之突變。蓋以我國文化之主導力，上古出於黃河流域，有雄渾深厚之徵；中古近古發于長江流域，有俊偉靈秀之象。此兩大流域之所以能主導全國文化，要皆由于地靈人傑所致。至宋末抗元，及明末抗清起，我國文化之主導，則已移于珠江流域矣。珠江流域對內為中原之邊鄙，對外為國家之門戶。自漢唐來，一面接受本國正統文化；一面吸收外來各大宗教思想。以吾粵言，歷史上風雲人物，唐有張九齡，及釋慧能；宋有崔菊坡，李昉英；明有陳獻章，袁崇煥等，各有成就，維持名教，繫國安危，已頗可觀。而清中葉起，更

首先而廣泛輸入西洋科學思想暨物質文明，珠江流域，激濁揚清，鼎新革故當中，南海朱九江先生而後，康有爲先生崛起。以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立，新理大發之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震古爨今，開創時代，革新國族，且以其間承傳一貫革命新創之時代精神，使珠江流域得以主導全國文化至今。烏乎，若先生者，其爲人傑地靈之不朽人物，則庶幾可以論定矣。

戊戌變法，卽晚清德宗（光緒）戊戌年康有爲先生之維新變法也。康先生自謂此次變法「掃二千年之積弊，致厲雷霆，順四萬萬之人心，令如流水，書朝上而電夕下，國雖舊而命維新。百日變政，萬彙昭蘇，舉國更始以改觀，外人變色而悚聽」。茲據徐君勉（勤）戊戌奏稿序云：「起海濱疎賤之儒，處百日至促之期，觸盈廷守舊之怒，當北索專制之焰，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掃數千年叢積之弊，圖中國維新之局。雷霆霹靂，民物來蘇，萬國震驚，改視易聽，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而吾師南海先生以之。吾師雖通籍於朝，而仍講學於野，未嘗一日服官也。及丁酉戊戌之間，膠旅之割，常熟相國進賢於下，德宗皇帝倚聽於上。先生一旦起芒屨，整冠裾，明良相，得君臣魚水之樂。……定國是，請立憲，廣譯書，派遊學，獎創新，裁綠營，放旗兵，易官制，及後此百凡新制，甚至剪髮易服，皆自先生開之，繫中國數千年之變，得失存亡之局，伊古迄今，未有若先生關係之大者也。……似此表面，未免偏於樂觀，實則變法尙限於形式，未全臻於事實。蓋變法諸人當時力量太薄，利害易勢，覆敗隨之。然苟非慈禧太后之擅權自恣，袁世凱之變志自私，榮祿之擁兵自重，新政當可次第施行，中國豈已躋居強國之林矣。惜乎舊黨猜忌，大加阻撓，矧以規劃保皇，所託非人，反爲所賣，終至瀛

豪幽帝，志士受戮，康先生雖得虎口餘生，而廢寢忘餐策劃推行之新政，竟如電光一霎，隨疾風暴雨而消逝。先生之政治運動，雖告失敗，然其精神，反因此而傳播，故歷史特將其轟轟烈烈之事，稱之爲「戊戌變法」，實爲我國近代史重要之一章。其時先生所講三事：「大誓羣臣以定國是，立對策所以徵賢才，開制度局以定憲法。」使萬幾決於公論，革新具有重心，其布局設計，固屬允當。惟彼那拉（慈禧）昧于國際大勢，徒顧一己私利，而不計國家民族之前途，播弄權謀，發動政變，遂使革新之局，曇花一現，而滿清終於無救。故論者曰：「清之覆亡，實亡於那拉太后之手。」昔呂后當國，而劉氏幾滅，武后秉政，而唐社幾屋，唯那拉之禍尤烈，誠足以爲殷鑑。

然自戊戌迄今，適一周甲，於此六十年間，國內大事：計有庚子之役，辛亥革命，袁氏稱帝，軍閥割據，北伐統一，抗日戰爭，國共事件等。而國外歷經二次世界大戰，我國雖皆爲戰勝國之一，但四十年中，外患內亂，迭起交迫，遂至邦基杭隕，民生困苦，至於此極。今歲復逢康有爲先生誕生百歲及逝世卅年暨戊戌維新六十週年紀念之辰，吾人撫今追昔，嗟國事之蝸蟻，悼生民之疾苦，緬懷先哲，不禁感慨繫之！

當先生之生於世也，一切以仁字爲出發，不顧成敗利鈍，故其所作所爲，多爲中國創舉，而適應各國政治之宜，諒當世不乏聰睿才智之士，非不知之，不敢爲之也。然先生無宦情，不求富貴，高世自風，大道自任，惟以救世有心，救國爲事，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掃數千年叢積之弊，若非有高瞻遠矚之眼光，大刀闊斧之魄力，變法革新之領導，安能讓先生獨任哉！

先生初以諸生伏闕上書，不能上達，猶復再接再厲，進盡忠言，深中時弊，痛快淋漓，其冒死不

屈之精誠，亘古以來，所罕有也。先生諱的，既在救國，乃日夕倡言變法，有感極而從之者，亦有頑固而非之者，惟其用心良苦，其志誠可嘉矣。至政變死難之康廣仁，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六君子，非不自知處境之艱危，猶皆竭忠盡智，不忍避去，蓋早以身許國，視死如歸，寧殉新政，不作錦雞苟免之想。吾人試觀康廣仁之在京，實異於其兄有爲，彼固未受政府之委任，毫無職守，出京避禍，並非不可，惟以其兄奉德宗密諭促行，着「他日更效馳驅，重建大業。」但兄感帝知遇，不忍言去，故毅然以身自代，留京不去，而「力促阿兄即行，國事願與復生（譚嗣同）卓如（梁啟超）及諸君力謀之。」死而後已。禍變既作，譚嗣同謂梁啟超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康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請伊藤博文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遂竟日不出，以待捕者，而捕者不至。翌日入日本使館，勸梁東游，且携所著書託梁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日本數友亦強勸嗣同東游，而譚氏決不從，且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及于難。會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指先生及大刀王五二人也）。」楊深秀初聞政變，「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斯種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之大無畏精神，自屬受先生人格之感召，尤爲難能可貴。近人張君勳教授謂「讀梁任公戊戌政變記，一字一句，當知所謂現代化，科學化，民主運動與民衆運動，無一事非維新運動中之志士仁人所已見已行，而以身殉之者矣。」先生變法維新運動雖不幸而失敗，流離

瑣尾，棲遲異域，「歷經三十一國，足徧四洲，行程六十萬里。」辛苦艱難，無不備嘗。然猶憂國貼危，到處大聲疾呼，振聾發聵，激勵國人，使中國四億之人，咸能趨于愛國。

然先生之能爲維新運動之領袖，蓋經多年學養之高度鍛鍊，對歐西文化，極力追求真理，探本窮原；對國粹古籍，尤具疑古精神，闡微挈要；對國內情況，亦經詳考深察，乃始綜合古今中外學說，共治一爐，著書立言，對症發藥，創立變法革新運動理論，而躬親設計實行之。當此時也，開明前進之士，咸信救國，祇有變法維新。先生之言論行爲，在在足以影響志士仁人之思想。變法革新運動，雖祇曇花一現，但吾人應重視其歷史之意義，與由此波動而發生之影響。蓋先生與變法革新諸子之行誼，固以變法爲革新政治及革新社會之方法，且亦以國族文化之革新爲目的。故張君勳教授曰：「戊戌維新運動之影響，不若辛亥革命之限于政體；又不若「五四」運動之限于文字與思想。蓋暴露中國文化之積弊，剖析西方文化之真相，以促成吾國之現代化，其心至誠，其見解深刻。豈眞愛國者，因政治立場之不同，學問方法之歧異，可以抹殺其對於吾國歷史與文化之偉大貢獻乎？」伍憲子教授亦曰：「在此六十年中，經過各種事實，皆足以證明戊戌維新之價值。蓋戊戌維新雖失敗，而散播維新種子；穩健之君憲派，固爲直接陶冶所鑄成；激烈之革命派，亦何嘗不是間接受其影響。論史者謂：假令無戊戌維新，不會有辛亥革命，因風氣之開，時勢之造成，各省新軍之訓練，皆自戊戌啓之。」今者戊戌之君主時代已過去，但戊戌之民主精神永留存，若以戊戌之民主精神以餉來者，國家富強，實未可量也。然戊戌之民主精神爲何？曰尊重人性文化之精神；曰實踐倫理政治之精神；曰表現羣衆運動之精神；曰恢復戊戌黨人人格修養之精神是也。邇者，國事至此，痛定思痛，戊戌精神，實有重

新提振之必要，否則不足以創將來也。

昔湘撫陳寶箴嘗論先生，爲「博學多才，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則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其召毀之由：一則生平才性縱橫，志氣激烈；一則孔子改制考一書，比之耶穌；而又主張民權平等。其嫉之者，以爲不知君臣父子之大防，乃爲衆矢之的。」陳氏之言，頗可代表當時客觀論點。其後先生力主變法，唯以變法對部份人士有不利之影響，其廢八股，文人多或失其所長，改廟興學，民衆亦多痛恨，汰裁冗官，官吏大生恐懼，准許旗民營生，旗民憂慮廢其優待。然變法者，原謀國家之富強，人民之幸福，少數人固有特殊利益，終必搖動，而勢之所趨，一時未易免除也。茲引吳敬恆（稚暉）就反對變法者之心理及當時背景之言曰：「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卽寺觀爲學校，與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焉可廢者？一從古所有，則習而安之，其果爲從古所有與否？固非爭論之點，然賣菜者頗能代表民衆之心理。」

先生又爲中國首倡民權之一人。其時雖有鄭觀應，嚴復等主張開設議院，惟祇限於倡議，而真正請求清廷實行者，康先生乃爲第一人。蓋先生先代內閣學士瀾嘗通武作一請定立憲開國會摺，繼後先生復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同月又另上一摺謝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書言事摺，請德宗卽定立憲爲國體，預定國會之期，明詔布於天下。立我滿漢之名，行同民之實，攷定立憲國會之法，三權鼎立之義，凡司法獨立，責任政府之例，議院選舉之法，各國通例具存，但命議官遍採而慎擇之。先生以爲國憲雖未立，而民權必當先興，故先生之言公民自治，非徒口頭空言之，事實早於戊戌前已在其鄉創辦「同人局」，舉行公民投票，立自治之法，其地雖小，然規模實爲

中國民政雛形之首唱第一聲矣。先生知憲法國會條例至繁，須經相當時期準備，是以請政府未開國會之先，集合一國人之而與之議定制，且許天下人民上書言事，先生之建議，全部被接納，惟當時那拉太后及榮祿等頑固大臣，正忙於布下天羅地網，務將維新人物一網打盡，及至八月初，遂有歷史大悲劇之戊戌政變焉。

先生捨身救國，百經險難，新政雖不成，而八股廢矣，學校開矣，日次譯書遍於全國矣，游學於外國者數千人，而日出不窮矣，礦務鐵路日開矣，農工商之新局郡縣日增矣，陸軍日日增練矣，銀行印花郵政次第創設矣。凡先生規畫之政，雖其精神不舉，而其政體形式，則雖太后榮祿之極力反對，仍亦若學生之奉承師法，蕭規曹隨，遵守奉行，不敢分毫少異。乃至社會萬事，如戒纏足，漸漢通婚之類，皆從先生舊說，無有一人一事一議，出先生之範圍者。先生救國之大本雖未逮，若其行政之軌迹，則已轉移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矣。

政變驟發後，先生獲救，逃亡海外，周遊列國，「至墨西哥時，其總統君以地數百方里，約爲國賓，印度哲孟雄酋王指巨鱗爲贖，先生每言及，輒自笑其富可敵國也」。計先生自英艦救護至香港，居凡廿日，於戊戌九月初五，東渡日本，由日本而倫敦，又抵加拿大，組保皇會。翌年歸港奉母，不及四月，以清廷懸重金購緝，聞風遠行，此四五年，往來歐美，聯絡華僑，發展黨務，不遑寧處。歲癸卯，遊印度，緬甸，而瓜哇，九月歸港。據張伯楨南海先生傳云：「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先師再爲海外遊，是歲始作游記。所經歷之地及時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郵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今之泰國），過檳榔嶼，留一月。四月十二日乘英舟山輪，

十八日至錫蘭。二十日，自錫蘭行，二十五日六時，到亞丁。二十六日早九時，自亞丁行，四時至不倫英屬地，一平島也。四月三十夜九時，抵蘇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蘇彝士運河，晚六時，入地中海。五月初三日夜十二時，至意大利。六日，抵羅馬，游彼得廟、教皇宮、紀功坊、奧古士多宮等。十三日二時，去羅馬，車行十八時，到美蘭，意大利之北部也。至卅一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游法國，二十三抵巴黎，登鐵塔，游崙破命陵墓，路易十六墳。至卅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再游德國，二十日，抵柏林，先生至是蓋九至柏林矣！滯滯柏林等地年餘，至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洋還。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歷游歐東，十九日，入奧大利，旋至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爾維亞，晚過多腦河。二十三日，抵塞爾維亞京，旋至布加利亞京城蘇非。六月二十九日，游突厥（即今之土耳其），自羅馬尼亞乘船過黑海，至君士坦丁。……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士免拿島，仍突厥地也。九日，至希臘，徧游雅典各勝地，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計甲乙丙丁戊五年以來，歷游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十一國，著有游記。以上所述，皆游記中一部分，已編定印行者。尚有未定叢稿，想已散佚，其時日，不可考矣！游記中並附論歐土政俗，中西比較，物質救國論，以供國人採擇」。茲節錄先生歐洲十一國遊記之序文，以見其漫遊之懷抱焉，其詞曰：

「南海康有爲以生在帝王統一之前三年，德法之戰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時哉？汽船也、汽車也、電綫也，之三者，縮大地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於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車成於我生之前三十年；電綫成於我生之前十年；而萬物變化之祖，爲瓦特之機器，亦不過先我八十年。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

於我生百年之內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靈，竭智巧萬億之心精，奔走蒼萃，發揚奮鳴，勞魄浩瀚，積極光晶，滙百千億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於康有爲之生也！大陳設而供養之！俾康有爲肆其雄心，縱其足蹟，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焉！自四十年前，既攬掬華夏數千年之所有，七年以來，汗漫四海，東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羅、柔佛、吉德、霹靂、吉冷、瓜哇、緬甸、哲孟雄、印度、錫蘭，西自阿拉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丹麥、瑞典、荷蘭、比利時、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環周而復至美。嗟乎！康有爲雖愛博好奇，探頭研精，而何能窮大地之奇珍絕勝，置之眼底足下，攬之懷抱若此哉！縮地之神具，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特製竭作以效勞貢獻於我，我幸不貴不賤，亡所不入，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見聞，有以遠軼於古之聖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國之圓首方足，以五萬萬計，才智如林，而閉處內地，不能窮天地之大觀，若我之遊蹤者殆未有焉！而獨生康有爲於不先不後之時，不貴不賤之地，巧縱其足跡目力心思，使徧大地，豈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國之病，而思有以藥而壽之耶！其將令攬萬國之華寶，考其性質色味，別其良楮，察其宜否，製以爲方，采以爲藥，使中國服之而不誤於醫耶，則必擇一能若不死之神農，使之徧嘗百草，而后神方大藥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則是天縱之遠遊者，乃天責之大任！則又既惶既恐，以憂以懼；慮其弱不勝也！雖然，天既強使之爲先覺以任斯民矣！雖不能勝，亦既二十年來晝夜負而載之矣！萬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嚼橫吞，其安能不別良楮，察宜否，審方製藥以饋於四萬萬同胞哉！方病之殷，當羣醫雜沓之時，我國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補精益氣以延年增壽乎？吾謂之然，人其不然耶？……今歐洲十一國遊既畢，不敢自私，

先疏記其畧以請同胞分嘗一瓣焉。吾爲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爲畫工，而同胞遊覽也，其亦不棄諸！」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先生既抵美洲，成立保皇會，醉心救國，畢生不移，時至民國，黨禁既解，猶倡虛君共和之說。迨貳年拾月，以母氏勞太夫人病逝香港，先生奔葬歸自日本，以海明輪載運太夫人及康烈士廣仁二柩於港，港督梅爵士（Sir Henry May）派警卒百數十人護喪送喪，粵吏派兵艦寶壁江漢二艘至港護喪，率海軍百人，港督特許登岸送葬，語粵吏鄧瑤光曰：「有港八十年來，未嘗許中國兵列隊登岸，今破例特許者，敬康先生也。」翌辰乘海明輪抵羊石，廣東都督龍濟光先乘兵艦迎於海上，偕鎮守使龍觀光入平謁先生。計先生出亡在外，十有六年，至今始克返國。時總統袁世凱蒲輪電請，三拒不赴。茲錄袁氏第一電云：「轉須臾別莊康長素先生鑒：去國廿年，困心衡慮。大著發抒政見，足爲薄俗針砭，欽仰無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瀕從政，而有意主持名教。舉國想望風采，但祈還轍祖國，絕不敢強以所難，敬具蒲輪，候候明教，何日稅駕？渴盼德音。袁世凱東。」先生電覆之曰：「北京袁大總統鑒：亡人負罪，久播異域，有母八十，莫奉尸鑿，遂竟見背，永惟哀悼，崩摧肝肺。過承厚賻，感刻不任！匍匐奔喪，未及言謝。除次得門人梁啓超電，轉述尊意拳拳，故人歸國，則待以特殊之上位，還鄉則代籌警備之不週。昨抵香港，又接日本須磨寄來東京使館轉明公東電，隆文稠疊，辱以蒲輪。召還蘇武，同其去國之久；愧非其子，本無陳疇之才。斬焉衰絰，不入公門，母死謂何！敢有他志。加以兩世之先塋被掘，廿年之遺骨須收，痛徹撫棺，兼懷新舊，淒涼營葬，難返鄉閭。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年，沉綿床褥，奄奄朝夕。是以魂魄飛越，豈知人世！固無心

預聞政治，罔補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問，伏望明公幸爲矜原！」先生託以居喪營葬，辭不應召，世凱復再電敦促就道，情詞迫切，有謂：「念年契濶，懷想匪任。每讀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賢者有益國人，於茲確信。比大難初平，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子弟，咸占彙進，宏濟艱難，憂國如公，寧能獨善？立盼戾止，論道匡時，敬具蒲輪，以俟君子。」迨袁氏稱帝，洪憲竊號，先生慣思討賊，義不帝秦，謂非亡新，不能復漢，乃密激志士，大聯羣帥，蔡鐔出其門下，陸榮廷爲其故知；西南諸將，鼓其仗義興師，東南七省，勸其嚴守中立，王莽遂廢，侯景無成。

逮民國六年，丁巳五月，張勳召集十四省督軍於徐州，密議復辟，當時各省督軍皆派代表列席，簽字贊成，徐樹錚亦代表段祺瑞簽字（時祺瑞方以國務總理與國會齟齬，又與黎元洪總統不協，構成府院之爭，怏怏失職）。時先生居滬上，張勳最尊敬之，常遣使問候起居，入京前問策於先生，先生告之曰：「辛亥之役，吾主張虛君共和，非爲滿清，爲中國也，今日復辟，亦當行虛君制，改中華民國爲中華帝國，萬不可復大清朝號，此宜注意者一。君主既爲虛君，政權當歸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對國會責任，虛君制所以勝於總統制者，避免府院衝突，及爭總統而起革命者也，此宜注意者二。既爲國家辦此事，自身不宜爭政權，國務總理一職，當讓徐世昌任之，各省軍政長官，暫勿更動，此宜注意者三。徐州現有兵三萬，宜調一萬人入京，留一萬於徐州，調一萬分佈濟南德州間，滬津浦路，再調馮德麟一師入關，握京榆路，若兵少，不能備極，此宜注意者四。段祺瑞心事如何尙難測，當挾入京監視之，不可留之於外，此宜注意者五。遺老知識短，大明世只大勢，前清之亡，彼

確實負相當責任，今次用人，宜認真審慎，此宜注意者六」。先生復爲草定詔書數十通，關於興革大計，如立開國民大會，議憲法，選舉國會；其他融滿漢，合新舊，免跪免諱等，鉅細靡遺。蓋先生之主張復辟，旨在祈求虛君共和之實現，與一般眷戀清室，懷故君，徒繫迴於功名利祿者，迥然不同。但張勳入京后，聽江西老前輩劉廷琛（前京師大學堂監督）之言，劉力主尊君權，可復康乾之盛，又謂康某講立憲，講共和，不爲大清與皇室着想，仍是「命黨口吻耳！於是張勳主張君主立憲，乃匿先生所擬詔書稿不用。廷琛另自起草，五月十三日所頒布之詔書，實爲廷琛手筆，仍用大青年號，措詞多失體，而盡反先生原議。宣統復辟，賞先生頭品頂戴，授弼德院副院長，着加恩在紫禁城內賞坐二品肩輿，段祺瑞馬廠誓師，張軍敗績。先生避居美使館，由美公使芮恩施親自保護由京往津，因而致書徐世昌，累五千言，發其事焉。

先生繼而重章共和平議，俟陳利害，凡九萬言，都五十篇，而叙其端曰：「吾二十七歲，著大同書。吾兩年居美，墨，加，七遊法；吾居瑞士，一遊葡，八遊英，頻遊意。比，丹，挪；久居瑞典。十六年於外，無所事事，考政治，乃吾專業也！於世所謂共和，於共和宜否，思之爛熟矣！其得失關乎中國存亡至重也！不揣愚昧，以爲邦人君子，百爾所思，不如我所知，以所見聞，草成共和平議四卷數十篇。昔呂氏淮南之成，懸之國門，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懸此論於國門，甚望國人補我不逮，加以詰難，有能證據堅確，破吾論文一篇者，酬以千圓！」其果於自信也如此，然終未爲人所駁倒也。自是葛巾野服，漫遊內地各省，嘯遶山川，遊巖，登廬山；遊鄂，登黃鶴樓；遊魯，登泰山，謁孔林；又遊豫，臨黃河，順道至洛，晤吳佩孚；又遊秦，訪咸陽故蹟，造古寺，觀摩唐經；

遊晉，登五臺；遊冀，過保定，觀蓮池書院；歸遊吳越，登茅山，止於杭之西湖康莊，先生所營之別墅也。歲暮乃歸滬，所至輒有題詠，以寫其黍黍宗周之感，生平常謂「君則德宗，師則敬事朱九江，友則沈子培，弟子則徐君勉。」其人高風亮節，尤爲世人所稱道。先生稟賦絕異，老而不衰，雖不容於世；然無所屈於人，雖至見嫉，而先生未嘗以自挫，因創辦天游學院於滬，著書講學，訓迪後生，教育英才，以爲至樂，且又常以瓜分亡國之說動國人，嗾名所招，從遊者衆，解衣分食，竭盡能力教導之，使人咸知救國，而先生一生志力悉在於此矣。先生主張雖不爲時用，然革新風氣實先生創之於先，直接實行變法；間接受其言行反應者，則爲國民黨之革命思潮，故先生在學術革新與乎政治革新，均居於領導地位。論者謂「其爲一世之怪傑，宜爲歷史上人物也」。

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先生七十壽辰，門人咸到上海祝嘏，梁啓超撰七十壽序，情文並茂，傳誦一時，又集漢賢成語撰一聯云：「遵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年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致歡忻於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然先生謝啓有「救國無力，祝宗祈死。」之句，知者以爲語讖。時南北戰事方酣，壽日後卽赴青島，以溥儀御筆「嶽峙淵清」四字匾額一幅，玉如意一柄，特賜爲壽，適作謝思摺，以平素罕爲之駢體筆法，歷叙平生，悲痛沉鬱，悱惻芬芳，寫竣投筆曰：「吾一生心事已了」。旋赴商人羅某之宴，不適，遣返福山路寄廬別墅。醫者謂爲腦充血，抽血後暑清醒，睡約五時，命備衣冠，乃赴浴，浴畢坐於床畔，二人扶視，已端然而逝，時二月念八日寅時也。噩訊傳來，遐邇咸表哀悼。國務總理段祺瑞特電山東督辦張宗昌籌治公葬，並贈致賻金三千，令青島市長趙岐主其事。後七年，「萬國道德會」聯約我國風義名流，改葬於青島李村象耳山，卒年

七十。遺著暨所藏書冊，多送贈燕京大學，餘送粵中大，嶺大及滬大。茲者，一代偉人，長埋黃土，墓木雖拱，而精神長存，古人謂蓋棺足以論定，但在先生言之，似嫌過早，蓋吾人不能以功業之成敗論英雄，而康先生之偉大，不在其事功，而在其理想，先生逝世雖久，今國人懷念先生者，固未嘗一日稍斷也。中國之倡導憲政，由變政而至改革社會，如辦報館，興學校，剪髮，天足等，無一不倡自先生，然此乃先生理想中之至微末者，在其功業言，已屬卑卑不足道。緣先生進化眼光遠大，其最主要之理想有貳：一爲擷取四千年來中國先聖之精華，完成孔子「大同主義」之體系，闡發人生求樂之本旨，領導人類，以大同至善爲依歸，而此一理想，乃以王道方法而行大同，非行霸道也。其立志在拯救衆生，脫離苦海，其目標期將世界建成天國。先生此一理想，成熟於廿七歲時，距今七十餘年，當時著成大同書十卷，將理想大同世界之政治經濟社會諸制度，一一臚列，並劃分實行步驟爲三期。先生進化眼光遠大，其「世界大同」理想，已日趨實現，如國際聯盟，聯合國先後之組織，已具雛型，惟相去尚遠，諒假以紀年，當有達成之一日，屆時得失，自有公論也。再者先生對諸天之發現，深信太空間，可能來往，人類可出地球之外，進入諸星之中，而宇宙諸星並有其人類與文化。此一理想，已著成諸天講二卷，爲其晚年傑作，大抵本其對天文研究之心得，以附其「諸天相通」之理想。然當世之士，認爲玄妙不可測，鮮有注意者，去歲蘇俄人造衛星發射完成，美國迎頭趕上，更進而放射月球火箭，四噸重衛星，最近又放射「先驅者四號」已飛近月球，進入一條環繞太陽之軌道，而先生諸天之說，遂漸爲世人所注意矣。故論者曰：「先生理想之偉大，非獨支配過去六十年間之中國，且支配今後百年之世界，偉大哉康先生！」

第二章 康有為先生家世及其學養

康先生名有為，別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復號更甦，別署西樵山人，晚號天游化人，因籍廣東南海，世稱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先生之名，世多謂其意「欲有所為而為之」，故自命有為，此訛傳也，實則其名，繇其伯祖所命。當先生誕生時，祖贊修為欽州學正，接報即賦一律：「久切孫謀望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漫將璋瓦猜三索，忽報桑弧畫一乾。官況孤燈官獨冷，書香再世汝應延。可憐大母纔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並取名有欽，惟書抵家日，伯祖已命名有為矣。至祖貽之名，因其祖於連州以水災殉職，先生獲賜廕監生，其赴試名祖貽者，殆取義於此，蓋紀念乃祖也。而長素者，先生嘗謂「思入無方，行必素位，弱不好弄，長實素心，生平最愛用素之義，故以長素自號」。然葉德輝妄謂「其自稱長素，僭擬素王，欲奪尼山一席。」等語，實付測附會詆毀之辭耳！光緒甲午年，先生以著書被議（新學偽經考），粵督李瀚章奉旨交廣東學使查辦，李鴻章、翁同龢、文廷式為先生緩頰，時學使為徐花農（琪），覆奏為之辯白，中有句云「長素之號，乃取文選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回軼賜等號」云云。

清咸豐八年（即一八五八年），歲次戊午二月初五日子時（陽曆三月十三日），先生誕於粵南海西樵山銀塘鄉（別名蘇邨）之敦仁里祖居。始祖建元，自南雄珠璣巷遷南海銀塘鄉。六世祖涵澹，博學工詩，擅駢體文，丁明季亂，以一人延宗祚，佐幕河南，遊京師，歸結澹如樓於敦仁里，實為創業

之祖。家世以儒稱，自九世至先生，凡十三世而爲士。高祖瑛，號炳堂，嘉慶舉人。同邑鄉賢馮學使成修講學，爲嶺南大宗，而文章氣節，則以欽州馮編修敏昌爲大師。公翁受其學，傳於弟子，爲嶺學之正傳，詩高澹，不求聞達，非禮不履（載南海縣志官師傳）。曾祖式鵬，號健生，字雲衢，以布衣任事，治躬尤嚴，守劉蕡山人譜及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律己嚴，及物惠，人咸敬之，遂以垂袁柳家法。祖贊修，號述之，道光丙午舉人，世傳理學，（程朱之學），好德篤行，歷任廉州，合浦，連州教導，欽州學正，有教澤。夏泛拯溺，舟沒殉難，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伯祖國燦，字懿修，號種之，自號板三，博學、能文，讀書數行下，當咸豐末葉，以一布衣創立「同人局」，辦七縣團練禦賊，境內肅謐，民賴以安，授總儀衛主簿。從祖國器，字交修，號友之，統兵萬人，佐左宗棠，轉戰贛浙閩粵四省，時稱「白袍將軍」，積功官至廣西巡撫。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孝友，才辯，少從粵大儒九江朱京卿次琦游，好學有遠志，博通今古，隨其叔國器，督軍閩廣，草檄參謀，以功授江西知縣，不幸早世。仲叔達遷，字介蕃，英明果斷，精握兵符，晚隱梓里。三叔達守，號玉如，同受業於九江朱氏之門，精研數理，澹薄仕途，經營實業。母勞氏太夫人，名連枝，端莊賢淑，誕育二雄，撫孤善教。祖以族弱丁稀，囑命親從合列，先生其長也。從弟有銘，字廣新，號仲廉，同受乃祖庭訓，師事邑彥梁知鑿保三（士貽之父），淹通典籍，事親至孝，不尚名利，廉靜知足，有父風，克紹箕裘，經營商業，被薦爲令，不受。胞弟有溥，字廣仁，號幼博，精明剛毅，候選主事，襄辦新政，慘遭殺戮。季弟有滯，字廣澤，號季雨，早歲漫遊歐美，任憲政黨事，粵財廳聘爲祕書，不就，后居香港，經營地業。元配張雲珠夫人，如夫人梁隨覺何旂理二氏，克